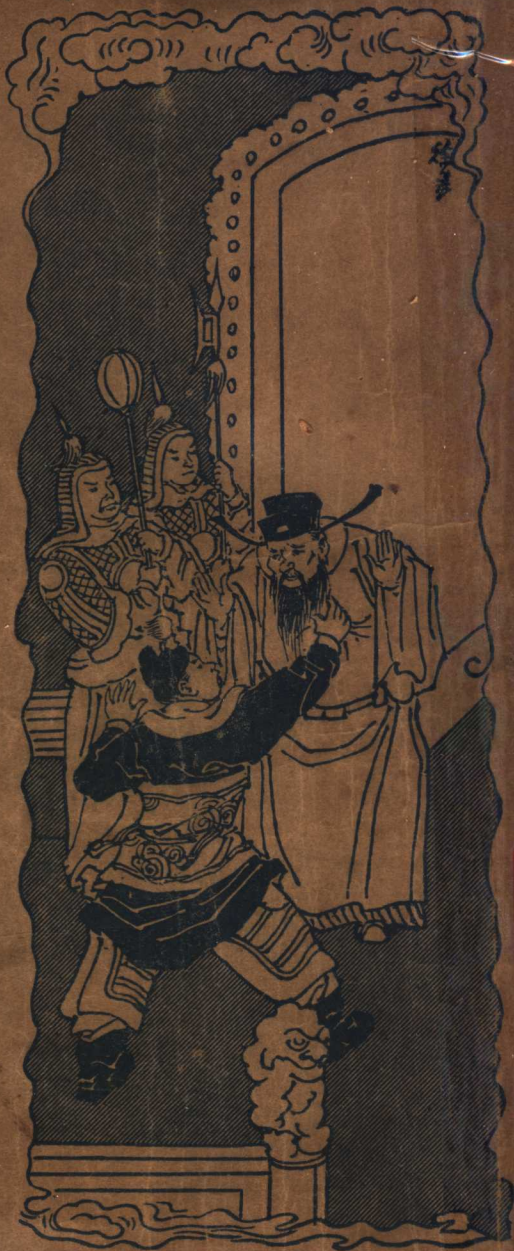


言情傑作
長篇說部

天 雨 花

第二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天雨花目錄

第一回	武曲星樂善村除害
第二回	杜夫人進香逢寇
第三回	美公子巧賺王福姐
第四回	留春園妒婦受辱
第五回	蘇光祖奪產逐嗣子
第六回	左御史金殿掛帥
第七回	左都憲獲驢班師
第八回	魏桂香癡心強專房
第九回	劉天敘惑衆山神廟
第十回	妙蓮菴左公私訪
第十一回	屍棄河中暗訪苦主
第十二回	鳴鸞閣玩月巧結玉釵案
第十三回	奪綉鞋御史戲妻
第十四回	聽術言周氏害親生
第十五回	翻棋局愛卿凌孤寡

左公子留春園遇美	一
賽流星招親被戮	二五
俏鳳兒怒打孫家郎	三五
秋桂軒冤魂索命	四五
左維明鼓琴賺國英	六六
吳駙馬邊關遭擒	八九
老夫人強子納妾	一〇三
左都憲巡按杭州城	一一七
左致德招親衛輝府	一三七
仁和縣潘尼伏法	一四八
首埋園內察拿兇犯	一五九
清江浦治水再誅狐狎妖	一七六
藏香枕誑命誑夫	一八八
解命理左公救姪女	二〇二
遭病魔夫人傳遺命	二一七

六回

老夫人壽盡歸泉府

都御史服滿謁金門……………一

第十七回

左御史巧計審張差

方中書事急誅賈妓……………一四

第十八回

方中書害人反害己

周公子將假信作真……………二九

第十九回

凝春園公子賦詩

臥雲軒周郎借榻……………四二

第二十回

贈羅帕浪子題詩

竊綉鞋丫環施計……………六〇

第二十一回

拾珠球痴婢害主

着圍棋御史擒賊……………七三

第二十二回

赴壽筵暗藏毒酒

扮巾幗負荆請罪……………八七

第二十三回

赴新任桓公求婚

訴衷曲姊妹談心……………一〇〇

第二十四回

持正逼死親生女

維明智救黃靜英……………一一四

第二十五回

黃靜英園內遇怪

左御史窗前除妖……………一三〇

第二十六回

翁鬍子欺心滅主

鄭皇親有意逼妾……………一四六

第二十七回

維明狹路打蕩子

持正中途沉愛姬……………一五八

第二十八回

左維明金殿打奸臣

鄭瑤仙帥府劫佳人……………一七四

第二十九回

儀貞宮內刺篡賊

維明軍前射妖狐……………一九八

第三十回

奉密詔元戎勤王師

定民變御史解弟圍……………二二三

第三十一回

破皇城奸臣伏法

正王師天啓復位……………一

第三十二回

訪幽貞殿上試宮砂

聽密言監中送燭酒……………一四

第三十三回

深閨中儀貞用機謀

法場上紅雲訴真情……………三七

第三十四回

杜宅說親侍郎無意

左府辭婚公子有情……………五〇

第三十五回

桓公子獨占鰲頭

黃小姐謝媒認父……………七二

第三十六回

嫁女婚男狀元入贅

如魚得水探花完姻……………八四

第三十七回

竊執扇題壁破奸奴

搜金劍更衣斬淫婢……………一〇〇

第三十八回

寫金經笑救東床塔

閉綉闥恨結畫眉郎……………一八

第三十九回

操禁軍怒斬奸宦

觀花燈責打快婿……………一三三

第四十回

賀生辰計服東床

慶元宵恩賞宮娥……………一五二

第四十一回

刺忠臣宮娥受首

轉男身秀貞再生……………一六八

第四十二回

集芳園客魏使巧計

迎鳳樓桓左強招親……………一八四

第四十三回

賭博行說惡婦凌兒媳

游園誨盜左公訓妻女……………二〇六

第四十四回

送福錢宮宴彰德門

征歸帆遇賊漢江心……………二三〇

第四十五回

喬改裝強徒中計

餌奸謀孝貞訴苦……………二四六

第四十六回

玉梅亭閨閣詠詩

留春園佳人設宴……………二六

第四十七回

老虔婆遇辱留春園

左小姐受訓宏道堂……………二二一

第四十八回

老虔婆無理取鬧

左相國有意喬粧……………三三三

第四十九回

惡姑賣媳巧中左公謀

驕女還家苦遵嚴父訓……………四五

第五十回

宋公子扶柩歸里

左丞相憐孤許婚……………五九

第五十一回

左丞相怒毀隆仁祠

金妖道計除館驛亭……………七七

第五十二回	魏闢設計害忠良	左公定策誅奸黨	九五
第五十三回	五學士設謀賺閹宦	假觀音懷恨攝嬌娃	一一三
第五十四回	紫紵庵狐妖伏法	靜思堂左公訓女	一二七
第五十五回	呆公子窮途賣泥丸	俏郎君設計欺孤寡	一三七
第五十六回	王探花搶親行霸	左丞相念死安生	一五五
第五十七回	左相用計逼死親生	儀貞仗義暗救胞妹	一六八
第五十八回	逼投河左訓女	畫丹青儀貞贖罪	一八五
第五十九回	新君登位魏闢伏誅	黃女探母左相提兵	二〇〇
第六十回	三軍擒寇盜伏兵夢駭夾城樓五姓返星辰定獄批行東嶽案		二一三

天雨花 卷二

第十六回 老夫人壽盡歸泉府

都御史服滿謁金門

老夫人痰氣盡湧，下半身已冷，勉強說道：『我有幾句言語囑咐，你等須一同在此。』於是妯娌三人及孫兒孫女齊進房中。

夫人床上開言說兩個孩兒聽我論。

『我想此病再無好日，趁我未經昏憤，囑幾句遺言與你。左氏祖宗積德，遺下家園數萬，目今十六個莊子，每莊管下水旱良田，或一千，或二千，共得三萬二千田地，併山場菓木池塘市塘等，每年出息約有十餘萬金，皆我與左書二人內外料理。他處總帳一千一繳，每至歲底，我通盤一算，再無侵剋。因此深知此僕可託，信用不疑。帳目現在櫥中，交與長媳收管。凡通算及用度，與二媳會同商酌而行，兩無疑忌。後樓還有三十六對箱櫥，皆係金珠細軟等物，可付二媳均分。還有八櫥家藏古玩，在我房內收貯，亦須檢點，各取其所好者藏之。你兄弟同居甚好，須念祖宗創業維艱，亦非容易，當儉約，即當儉約，不可揮金如土，須傳與子弟，綿綿不絕。』

老人吩咐多少話，兩兒聽說好傷心。夫人拉住維明手，我兒連叫兩三聲，整整養你三十歲，何曾有日兩離分。朝夕承歡多孝順，報父深仇稱母心。蘇家復轉親兄弟，訓誨成名顯左門。養親耽誤功名事，母子相依五載春。誰料我今天命絕，從今長別我兒身。

『咳！我蘇氏生於天地之間，所缺的是……』

夫妻不得同到老，其餘諸事稱心。壽年八九非爲天，單單難撇我兒身。我死之後兒服滿，再行出仕做公卿。愛民潔己報君國，莫負傳家忠孝名。夫人說罷雙流淚，大爺好似箭穿心。老夫人又叫次子：我兒聽我一言論。幼年繼你蘇門去，大從人願得回程。汝兄友愛兒須敬，彼此同居永莫分。汝兄做人多正直，不是彎曲算小人。桓氏嫂嫂多賢德，女中君子有才能。再無異心休疑忌，他管家園不差分。但你大兄人一個，豪傑生來是性成。處家算計全不謬，我兒此事勝他身。外邊事務經心管，莫被人家暗裏侵。二爺拭淚惟應諾，又叫兩媳近前臨。你們妯娌如姊妹，同心合意掌家門。我房四個丫環女，可將擇配嫁夫君。諸事照前休更改，賞罰分明待下人。相夫教子爲賢婦，嚴明家法守閨門。二媳流淚稱領命，又叫孫兒孫女們排立牀前。心難捨，祖母今朝別你們。回頭說與周氏道：還須待女要平心，好看敬順人兩個。我歸泉壤得安寧，有我在時多方護。在我房中三載春，我死怎得還相顧。兩兒聽了好傷心，回言母親心休念。自有孩兒兩個人，管叫二女平安好。夫人又復叫儀貞，回對孩兒來說道：此女將來若長成，必須擇一真佳婿。子女婚姻要細心，言罷又呼賢姪婦。可憐孤寡一雙人，數年在此多怠慢。伏維姪媳莫存心，兩個嬌嬌存心好。料然再不把你輕，閒言閒語休氣惱。自家保重自家身，兒媳四人齊答應。大媳申氏淚如傾，口叫伯婆多感激。孤寡多年受惠深，但願伯婆身便好。長享人間富貴春，老人此際無言語。苦煞房中大小人，二人再把參湯進。看看日落點銀燈，晚膳擺在中堂上。丫環來請主人身，二人搖手稱不用。眼淚難乾苦十分，桓氏夫人來房內。低言相勸丈夫身，三日未曾眠一刻。水湯不進又焦心，君家不可來如此。許多大事在君身，若有疾病長和短，反做無邊大罪人。親取參湯來奉上，再三相勸不停聲。維明難却，夫人意只得依他領了情。低言說與親兄弟：可去吩咐衆家人齊集二廳，休去睡。看來不保到明晨，此時二月十四夜。月照中庭亮似銀，一更鼓罷交二鼓。只覺陰風滿室生，聽得喉中痰不絕。衆人急走近牀門，兩邊帳幔高懸挂，維明兄弟叫兩聲。母親還有何吩咐？甦醒連連那住聲。夫人却又開雙目，遍視牀前多少人。兩行珠淚腮邊挂，欲叫親兒難出聲。眼睛睜

看無方法，魂魄悠悠赴鬼門。

享年七十有二，終於萬曆四十年二月十四日，亥時三刻。

大爺連叫全不應，手捧娘親再看明，叫聲我母真去了一口丹田氣上昇。兩手撇開暈昏去，長城跌倒泰山崩。合房人衆號啕哭，驚壞中堂婦女們。

左書在二廳，聞得內中聲息，忙到中堂，聽得一片哭聲。又見二爺連連頓足，只叫：快救醒大爺！衆婦女上去攙扶，那裏扶得他動。

夫人急得魂不在，連連哭叫相公身。二爺大慟來扶抱，長兄甦醒那停聲。左書一見魂出頂，分開衆婦上前行。與二爺一邊一個扶了起來，夫人忙取參湯灌下，原來他接連三日三夜，未曾閉目，未進飲食，又何等焦心。今見老夫人一死，因此氣逆暈倒。

今得參湯扶元氣，悠悠甦醒再還魂。分開左右人一衆，轉步牀上看母親。撫屍痛哭雙跌足，果然長別不回程。正是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存。不如也赴陰曹去，地府黃泉侍二親。二爺扶住同號哭，一班女眷動悲聲。左書哭了多一會，回身相勸主人身。許多大事全未了，都仗擎天柱一根。大爺自愛休哭了，還當分付怎樣行。大爺聽了方止淚，開言便問左書身。

『汝外邊有多少銀兩？』左書道：『還有二百十五兩。』大爺向夫人道：『可速到中堂兌銀五千，交付左書，置辦一切。』又對致德說道：『今夜且停於榻上，候明日入殮。』

忙着家人喚工匠，做其孝器莫稍停。夫人取出銀和兩，家人兌足用天秤。交付左書人一個，大爺分付說原因。『天明了，買辦入殮應用之物，併訃報各處親友，三日之後，成服開喪。』

左書領命去得快，支派家童一衆人。一宵鬧到天明亮，東方發白鳥飛鳴。個個工匠做得快，內棺外槨盡完行。

休說別樣，單只麻布白布，襄陽城內收了一空，喚了百名成衣匠，趕做孝衣。左門詩禮之家，不尚浮奢，不用僧道，以鼓樂下材，內棺外槨，停在正廳，計帖合城投遞。二月二十四開弔，合郡鄉紳，併督撫地方官，諸親鄰佑弔奠者，紛紛如蟻。

二人還拜無休，晚間草鋪伴亡靈。大爺更比二爺苦，骨瘦如柴，脫了形。家中大小都憂慮，看他消瘦不成形。倘生疾病如何好？苦壞夫人桓氏身。參湯日日來傳出，左書相勸大爺身。六月初一來舉殯，開喪發訃起身行。

諸事俱遵古禮，守廬二十四月，直到滿服了，方得回家。

按下孝子收堂事，且說家中一段情。遵守老夫人言語，樓上金珠對半分。

桓夫人作主，將衣衫首飾，提些出來，送與申氏。二夫人不好阻礙，暗暗不平，將老夫人平時衣飾，各取新者收去，舊物盡分與丫環。將秀屏、紫簫、秋荷，七月內都配與單身童僕，惟有桂香抵死不嫁，夫人亦聽之而已。將兩個姪女，住在自己東院，日間在西院攻書，時時照顧。二夫人因致德不在一處，終日煩惱，懨懨成病，無心照管家事。大夫人當家，井井有條，人人敬服，每年春秋兩祭，到坟前夫妻一見，早又過了二年。

萬曆四十零二歲，個個人長二春。永正公子年十四，聖婉年交十二齡。德貞等衆皆十歲，孝貞十六長成人。其時三月內，二人方始回家。

在坟與母還相近，回轉家中更痛心。風景不殊人事改，院冷堂中少一人。怕看中院門兩扇，晨昏猶憶內中行。二夫人見夫君面，方才漸漸病離身。維明總是心不悅，無聊終日悶昏昏。勉強訓誨親生女，僚友親朋不大親。晉家送日過來，明年正月十三日要娶孝貞完婚。左書料理妝奩等物，度過殘歲，吉期已到。小姐年交十七，十分華麗，嫁過晉門。此時乃萬曆四十三年，因忠順番王遣使進貢，天子想起左維明之功，下詔湖北督撫存問。督撫覆查得左維明母亡服滿，閒住在家。天子降詔，應與恤典，即詔兄弟二人來京陛見。早有宰相方從哲

皇親鄭國泰，幾番諫止，君王不准。

部中連夜行文去，提學襄陽府內行。府縣出郭忙迎接，一行到了左家門。差人左府忙通報，老爺二位接綸音。伯仲忙忙正冠帶，詔書讀罷謝皇恩。撤去香案來敘禮，吳提學便說原因。奉旨特賜三壇祭，主祭之人是弟身。次日到墓來祭畢，大人復命進都城。維明當下回言答，吳兄今且聽原因。自從老母身亡後，抱恨終天最痛心。原守先人坟墓老，以盡爲人子者心。弟當具本來覆旨，提學開言勸說云：大人此意真差了，現今服滿已三春。揚名顯姓方爲孝，故園空老不相應。王陵母死曾歸漢，大人休起這般心。府縣衆官都相勸，一巡茶罷起擡身。二人先到坟堂內，官員奉祭到來臨。誠讀祭敕排祭物，合郡鄉紳總到坟。次日左家排筵席，御賜鄉紳陪祭人。王命在身遲不得，分付家人大小情。

維明欲請申氏嫂嫂同行，大娘不捨，小姐願住家中，因此託申氏照管內事，左書照管外事，每年將出息寄送來京，兩房各點了些僮僕隨行。

擇了二月十二日，良時吉日起行程。在路行來一月半，到了通州一座城。進城驛館停車馬，先使家人上帝京。要尋一所寬大宅，回來復命主人聞。

『尋遍京師，只有十年前那所房屋，至今無人敢住，鬼祟吵鬧，依舊空閒。徐大戶時常收拾，十分齊整，只住得大爺一房。那大戶又起了一所房屋，比江陵故宅略略小些，也有園亭池館，就在一條胡同內，止隔得數家門面。有一家姓張的，正典出七百紋銀，他還不肯，小的去時曾對他說：「留下宅子，待我們來一齊典他。」因此十分歡喜道：「若兩所齊典，那新屋就是七百兩也肯。」』

因此屋宇雖看下，大爺主意若何行。維明便乃將言說，不能一宅住安身。且喜有屋多相近，暫行分析幾年春。二爺聽說言正是，仕途不比在家庭。

二人先行起馬，家眷交與公子隨後進京。

二人赴朝來見駕，君王猶未出宮門。百官都在朝房候，會着當年好友朋。黃王趙杜人四個，盡皆顯職在朝門。

王正芳爲大理寺卿，杜宏仁爲翰林學士，是正三品。趙聖治爲工部尚書，黃持正爲右都御史，是正二品。

羅手深深言不盡，再上金階拜聖君。天子慰問多恩眷，聖朝垂見棟梁臣。敕命維明歸原職，又詔江都一縣尊。問聲吏部何員缺，吏部尚書啓奏君。臣部考功員外缺，即時授職特加恩。兄既有功親及弟，君王厚賜重加恩。

次日家眷到來，照前住下。公子住晚翠軒，先生在正心堂。慎思堂原是大爺的書室，兩位小姐就住當年老夫人房內，衆家人照常安住二房，搬進新宅。那王先生在家已經辭去，衆家人因老夫人去世，小主人都改稱老爺了。

上朝部院公事畢，午間方始轉家門。黃杜趙王來拜望，御史殷勤接上廳。大家禮畢平身立，轉過公子五人身。

趙公子十五歲，名夢魁，字步青。杜公子十三歲，名順卿，字起孝。王公子十二歲，名禮乾，字用九。黃大公子年十五歲，名斌，字遠侯。二公子年十四歲，名毅，字宏學。只因其父皆是總角之交，故各帶其子上門拜見。

五位公子來行禮，維明扶住叫平身。細看五位佳公子，王杜趙的貌出羣。文質彬彬多禮貌，只有黃家是庸人。

維明當衆開言道：不意諸郎盡長成。又添幾位女公子，趙尚書便說原因。弟今現在惟此子，尙有小女十二齡。大理寺道：止此子，尙有兩女在閨門。杜公亦云：只此子，持正還多女一人。大家便問左御史：回言我止一兒身，還有二女年俱幼，便命書童喚秉衡出來拜見行禮罷。又見諸家公子身，一巡茶罷收盤去。左家公子起擡身，邀請五人書房去。正心堂內共談論，維明問起朝中事。四人一一說其情，朝中首相方從哲，是個妨賢病國臣。更有外戚謀不軌，貴妃宮女兩同心。

「前年有武人王日乾，奏鄭貴妃與姜內相請妖人王三，詔在家詛咒天子太后，並東宮太子，刻木爲像，釘

釘其目。皇上大怒，因方從哲葉向高分解，遂寢其事。因請貴妃所出的福王治國。常言螻蟻不鑽無縫之階，奈何此等事，俱置之不問？只怕將來奸謀迭出，愈無忌憚了！

況且宰相方從哲，庇護奸臣鄭姓人。國英孫氏來趨奉，今爲吏部侍郎身。更有令親周通政，鑽他門路故遷陞。弟等也上封章奏，留中不發枉勞心。左公聽了無言語，言談一會告辭行。又到致德家中去，兩家邀請甚殷勤。請個西賓他姓蔣，閒暇時常來往行。正當四月初夏了，詞中單說鄭皇親。

見左御史入朝，好生不悅，暗思此人在朝，我等有爲，必多牽制。

可奈天子來詔進，累次攔阻不能行。想我區區人一個，乃是當今國舅身。兒喚有權大司馬，廣交心腹在朝門。姊姊宮內爲皇后，首相方君一路人。區區常想謀尊位，要去東宮太子身。不意左公來朝內，欲待施爲怕此人。敢作敢爲多才智，叫我如今怎樣行？

他昔年曾奏天子停止礦稅，我如今奏要復開。

明朝當面翻他眼，他若無言不則聲。當然畏我多權勢，將來便可肆橫行。此乃指鹿爲馬法，趙高試探衆朝臣。於是想得停當，當朝啓奏聖明君。臣今爲國匡時政，伏望陛下納其情。

『近日邊關用兵，錢糧糜費太重，庫藏空虛，臣實憂之。欲思富國之法，莫妙於當年之開礦抽稅；奈何御史左維明妄言停止。微臣思此實大利國家之事，願陛下降旨復開礦稅，以實府庫。』

天子聽言來准奏，惱了西臺風憲人。誰人起奏復礦稅？臣請先行斬此人。礦稅之弊言難盡，願聽微臣細細陳。聞得昔年開礦稅，貂璫中使徧乾坤。盡言天子爲商賈，擾攘紛紛實病民。雲南民把楊榮殺，蘇州民殺姓黃人。辱國害民非善政，豈可今朝又復行？國恩停止多年久，咸感君皇莫大恩。

『臣聞富國不如富民。』

括歛民財充府庫，怎使乾坤天下寧？小人爲國務財用，請斬當朝興利臣。御史奏罷一席話，殿前呆了鄭皇親。
神宗天子無言語，半晌之間降玉音。左卿所奏誠不謬，礦稅終爲不可行。國舅低首多慚愧，轉過當朝一宰臣。迺才所奏開礦稅，實然利國利民情。當日舉行這件事，珠玉金銀庫滿盈。自從奏請停止後，府庫空虛國漸貧。今日復開誠美政，爲何又復阻撓行？從哲殿奏方才罷，君王未及出言論。御史聽了奸臣語，難按心頭火焰騰。喝聲從哲住了口，安得當朝欺聖君？你道利民兼利國，昔日開時天下行。既然利益諸百姓，紛紛民變爲何因？你今且自陳其故，果然善政自當行。從哲聽了心中怒，開言便叫左維明：雖是民心多不喜，實能富國庫充盈。邊庭常自刀兵動，耗費錢糧無數金。總然礦稅非善政，也合從權行一行。御史聽了冷笑道：好個當朝宰相臣，常言民乃邦之本，本固邦寧汝可聞。金銀珠玉庫充盈，逼得四方鬧紛紛。此亂錢糧費多少，散處多來聚處少。腹心俱病怎安寧？非但不能成富國，愈令空虛國更貧。奸臣誤國今如此，言罷回身復聖君。願王速退方從哲，如此妨賢病國臣。豈可用之爲元輔？混淆聖聽亂聰明。神宗天子開言道：左卿所奏不差分。自古財聚則民散，礦稅終爲不可行。

『但方從哲入閣三年，實心從事，輔佐朕躬，若說妨賢病國，恐亦不能，卿且勿輕詆大臣。』

君王起駕將朝退，變輿回轉正宮門。一衆朝臣都退出，鄭方兩人氣難平。竟投政事堂來到，文武百官盡來臨。國泰自居爲國舅，方相朝南坐定身。百官左右來列坐，內中獨少四朝臣。

鄭國泰道：『不想老左那廝這般放肆，把我們當庭羞辱，那裏氣得他過今日偏要着他們進來，也凌辱他一番方快。』

於是喝令人去請，國家政事要商行。於是四人仍復轉，欹爵尊卑坐定身。方相一見心中怒，勃然變色說緣因：『我爲百官之長，在政事堂中議事，百僚集齊，爲何你四人，竟自回衙？』左御史道：『議甚麼國政？還是與國，還是殃民？』大理寺道：『也未必有甚政事，我等到衙門辦事要緊。』鄭國泰道：『甚麼辦事要緊？不過與』

左維明合爲一黨，要驅逐元老，謀奪相位耳。」杜翰林笑道：「謀奪相位，還是小事，不似你與方從哲援爲一黨，欲改家爲國，謀奪君位也。」趙尚書道：「你等互相首尾，方爲奸黨，如何以我們爲黨乎？」國泰怒道：「你等三人，不過是跟老左之輩，誰與你門口？」

在旁你等多言語，今朝當問左維明。現言府庫不充足，汝今礦稅不堪行。請教大才何策展，能令富國與安民。御史聽了一席話，不禁微微冷笑。汝既前來請教我，我自虛心側耳聽。大凡利國安民事，必要先除奸佞臣。若有佞臣來當道，安能不亂錦乾坤。勒索各鎮貪財賄，蠱惑君王禍藏心。聚斂民財坑百姓，四方激變起刀兵。若把亂臣來削去，自然國泰萬民寧。目今却也無荒政，不過出了兩奸臣。

「此二臣罪不容誅，且其家私，盡是民脂民膏。今之善策，惟有籍沒二人家產，以充足庫藏，自然國用豐饒，梟其首，自然萬民稱快。」

非惟國泰民安樂，且多善政在朝門。此卽左某之愚見，諸公盡皆聽分明。兩人一聽，重重怒拍案，高呼立起身。從哲道：「左維明，你不過是一個御史，二品官員，怎敢這般放肆，把我們如此奚落？」御史哈哈笑道：「御史不放肆，誰人放肆？汝等可知獬豸之性，遇邪則觸。我等冠此冠服，此服故但知觸邪而已。又安知什麼元臣皇親國戚乎？今日之言，便算奚落了麼？只怕將來還不止於此。」

言罷之時，離坐起，手指奸臣兩個人。鄭國泰有何能德？仗姊在宮作貴人。既居國舅，邀恩寵，自合忠君愛國民。方從哲既爲元輔，當調鼎鼐，有蒼生。豈知援引爲一黨，廣交心腹，樹私門。我如退朝居林下，你等奸謀方可行。今既在朝爲臺諫，豈能坐視不開聲？若能從此來收斂，端方正直立朝門。自然敬你當朝相，若還仍復亂胡行，稍有風吹併草動，叫你認得左維明。不別而行齊出外，氣壞奸臣兩個人。咬牙切齒聲聲恨，慢慢想法處此人。且談御史理事畢，從人擁護上街行。往前行不多路，忽然數騎面前迎。馬頭一陣塵灰起，是誰冲道亂胡行？

只見馬上人說道：『我乃國舅鄭府下的堂官李大爺，從不知避那個的道！』維明大怒道：『何物家奴？焉敢放肆？』

叱令左右扯下打，掣了家奴姓李人。按倒街心三十板，打得皮開鮮血淋，街坊百姓來觀看，人人稱快喜歡心。

可恨老李那奴才，倚仗皇親之勢，每每出來耀武揚威，宛然是一位官長，欺壓平民，十分可惡。

今朝打這三十板，滅盡威風，煞煞人，不說維明回私第，詞中單說姓方人。

他有二子，長名古，學年方二十四歲，乃是蔭官，現任中書，次名方，年才十六歲，尚在讀書。從哲回家與二子商量，備言受了左賊許多惡氣，須報此仇。況此人在朝，那裏還有我等門面？倚恃天恩，隆重狂妄，非常大都要做甚麼忠臣，所以與我等就如水火。又且自居臺諫，敢作敢為。今容他在朝，其實我們寢食多不得安穩，務須算計一法，若害他性命，也必得逐出朝中，方得安穩。

方甲聽了微微笑，父親且自慢焦心。孩兒廣有奇謀，計分明好似智多星。待兒慢慢行一計，管把冤家離眼前。不言從哲心懷恨，詞中又說鄭皇親。

却說神宗天子，十歲登基，今已四十三年，年紀五十三歲。鄭貴妃長天子三歲，鄭國泰止少貴妃一年，今已五十五歲，所生一子，名叫有權，還有一個女兒，嫁與石將軍為妻，有權此時年才二十一歲。

這日回到家中坐，心中惱怒十二分，來了有權親生子，擡頭一看問緣因。

『你老人家每日朝回，歡歡喜喜，為何今日這般不樂？』國泰嘆道：『不須提起，且坐了與你細說。』就把方纔朝內事，從頭說與有權聽。如何算計一妙法，害了斯人，方可行。有權聽了微微笑，你今說話不聰明。

老左有朝為官職，安能管定鄭皇親？

『若說要害此人，只怕你老人家未必能夠。一者他到朝中，方纔一月，並無劣迹；二來他是當今得意重臣；

三來我曾聽得孫國英說，他從幼機謀出衆，膽量過人，又有一手絕精的拳棒，如何設計害他呢？」國泰道：「難道就白白受他這惡氣不成？」

二人正在來談論，走進堂官姓李人。奴才見主廳上坐，一瘤一拐到廳來。近前跪下來哭訴，小的今朝苦不輕。有權公子見談畢，誰人敢辱你當身？守才應道：「非別個，就是御史左維明。鄭府威風都滅盡，叫我如今怎做人？要求主人來出氣，今去請教左維明。」國泰聽了心煩惱，默默無言自付論。思想此賊因何故分明把我事來尋。

便道：「莫說你受了他的氣，就是我自己還受他一肚皮氣，正是沒有出處呢！你們若見他來，迴避便了。」當時議論多一會，有權辭別轉回程。他爲兵部尙書職，另有高衙私宅門。交接內臣人兩個，劉成龐保是其名。一朝父子廳上坐，請到龐劉兩個人。引到密室來商議，喝令家丁盡出門。止留守才一個人，有權親信一家人。其人姓馬名三道，乃守才的乾兒子，六人商議謀害東宮。國泰道：「我有一計，即今去尋一個敢死之人，與他棗木棍一條，叫他逕闖入慈寧宮內，逢人便打。若遇太子一棍結果了，豈不爽快？」

有權聽了微微笑，這般計策怎生行？太子宮中人無數，豈容持棍進生人？國泰聽回言道：「我兒不曉事，何因？不過先試試這班朝臣，並當今皇上，看他如何辦理。若得朦混，將來就好下毒手了。」劉成道：「國舅此言甚是，但那得有這一個敢死之人，差他前去？」李守才道：「小的有個女婿，姓張名差，爲人剛直，遇事勇敢，兩膀有千斤之力，原是蘇州人氏，現今在小的家中閒住。」國泰聽了大喜，便令馬三道去叫他姊夫進來。三道奉令忙忙去，家中喚了姓張人。同至鄭家密室內，國泰擡頭看此人，身長六尺多雄壯，短鬚一口貌猙獰。叩首見了人四個，國泰開言問事因。

『你就是張差麼？』張差道：「正是。」國泰道：「我素聞你勇敢有爲，今有一事用你，若做成了，一生吃着不盡，不知你敢去做麼？」張差道：「不知國舅叫小人去做何事？」國泰遂對他說了一遍道：「你可有這膽

氣否？」張差道：「打是不難，只怕被人掣住，豈不白送了性命？」有權道：「你裝做瘋魔之狀，不要說出我們姓名來，指東話西，朦混過了，怕他做甚？」龐劉二人道：「張差，你不要害怕，若得打死太子，我們救得你的性命，還包你一生受用不盡。」張差道：「如此說，小人放膽去打便了，可只要你們四位老爺照顧。」

國泰父子心歡喜，龐劉辭別轉回程。慢表奸臣施毒計，且說來朝一段情。神宗駕坐金鑾殿，文武百官進朝門。淨鞭三響人聲寂，黃門官上奏明君。東宮太子來見駕，君王宣召進金門。三跪九叩來朝拜，儲君啓奏一椿情。

「昨日薄暮，忽有一男子手持棗木棍一條，直闖慈寧宮，打傷守門宮監，幸而人多齊上，將他拿下，故臣將此人親解入朝，乞父皇定奪。」

那人勇猛持木棍，有似瘋魔一樣形。拿住問他名和姓，支吾亂道不分明。

天子傳方鄭二人諭以此事，必有主使之，謀殺太子。鄭國泰不覺面失色，奏道：「此人敢於青天白日之下，如此胡行，自然是瘋癲了。」方從哲聽了，心中暗想：此必是國舅等所爲，再無別人，便奏道：「此人必是瘋魔，不知進退，斷不是爲人指使，請傳旨把那人殺了罷，不必窮究了。」

天子未及開聲言，轉出西臺風憲臣。

奏道：「此等謀逆之事，豈有不下三司審訊之理？即使是真瘋魔，亦須審實，方可正法。若竟含糊不究，或其中果有異說，則亂臣賊子人人可得而施，將來奸謀迭出，誰有忌憚？」

神宗天子聽奏罷，左卿所奏不差分。將這兇犯即付你，會同大理姓王人。二人領旨平身訖，維明目視鄭皇親。面上顏色多更變，再看從哲氣不平。御史暗暗心中想，定是鄭賊不差分。當時皇帝回宮院，鈞天樂奏退朝門。方相便到朝房內，聚集官僚文武共各官互相紛紛論，有的說是蓄謀心，有的說是真瘋子，只有維明不則聲。袖手旁坐微微笑，只看朝南二佞臣。